

目 录

《屠杀辑》序..... 祁 岩 书

日本侵略者在抚顺的暴行调查

.....尉常荣 (1)

抚顺平顶山惨案考

.....文史办重新整理 徐桂英执笔 (33)

清原县清原镇大屠杀调查..... 戴宝龙 (69)

日本侵略者在清原蒲家堡子等地大屠杀
的情况.....王治山 (77)
王雅文

日帝在于家沟实行三光政策的情况
.....王凤春 (82)
毕庶范

杀人如麻——日本侵略者在新宾响水河
子、红庙子、旺清门大肆烧杀情况调查
.....张德玉 (84)

抚顺县安家峪十七名农民惨遭日本守备
队杀害情况.....张玉相 (87)

窟窿榆树农民李福仁等九人被日本侵略
者残杀的经过.....张德玉 (91)

日本侵略者在新宾县苇子峪等地制造的
“万人坑”.....张德玉 (95)

血肉模糊万人坑 屠杀史实数不清
.....方 觉 (97)
姚云鹏

狗圈 杀人场 万人坑——日本侵略者在清
原屠杀我同胞罪行择录……张克明 (100)

残暴的“集家归屯”
……李一鸣 (104)

归屯子强行并屯 烧房遭惨不忍睹
……张德玉 (114)

日本侵略军在清原实行“归屯”的罪行
片断……王凤志 吴国华 (118)

敲骨榨髓的阎王殿——日伪抚顺新屯
矫正辅导院历史考……方觉 姚云鹏 (121)

抚顺日本守备队罪行调查……方觉 姚云鹏 (134)

抚顺地区日本宪兵分遣队罪行调查
……方觉 姚云鹏 (143)

抚顺地区日伪警察特务罪行调查
……方觉 姚云鹏 (152)

日伪抚顺地方法院和抚顺监狱
……方觉 姚云鹏 (169)

日伪残害抚顺人民的“勤劳奉公(仕)”
……刘寒松 (180)

关于日帝侵抚时期抚顺煤矿重大事故与华工伤亡情况

(第一部分)……王渤光 秦广忱 (188)

关于日帝侵抚时期抚顺煤矿重大事故与

华工伤亡情况 (第二部分)王渤光
秦广忱 (198)

关于日帝侵抚时期抚顺煤矿重大事故与

华工伤亡情况 (第三部分)王渤光
秦广忱 (213)

日帝侵抚期间抚顺煤矿重大事故补遗.....傅 波 (232)

搭连坑下灌水毒计.....童万仲 (235)

铁

蹄

下

的

抚

顺

日伪在抚顺新宾清原三县烧杀事件五十

起.....尉常荣 (236)

日本侵略者在新宾的血腥统治

.....曹文奇 (252)

日本侵略者屠杀新宾人民典型调查之一

.....郑文杰 (285)

日本侵略者屠杀新宾人民典型调查之二

.....郑文杰 (289)

日帝在新宾火烙一带的烧杀暴行

.....赵日新
尚其萃 (292)

日本侵略者在清原南山城等地的暴行

.....张忠贵等五人整理 (294)

日本侵略者在清原湾甸子的暴行

.....张忠贵
王凤志 (301)
吴国华

逼交出荷粮农民遭灾殃——日伪统治清

原时期强征出荷粮情况.....张忠贵
王凤志 (307)
吴国华

日本侵略者火烧大东洲始末.....李春祥 (310)



城
乡

日本侵略者鱼肉煤城人民十例

.....尉常荣 (313)

日本飞机轰炸我的家.....吴国华 (318)

日本侵略者用毒品残害抚顺人民罪行考

.....方 觉
姚云鹏 (320)

杀人不见血的吗啡馆.....张忠贵
吴国华 (327)
周凤武

※※ ※※ ※※

王仁斋烈士碑揭幕记.....李 志 (330)

张佐汉、张力久、王绍纯等十三名共产党员殉难

纪实.....姚云鹏 (332)

日本侵略者在抚顺的暴行调查

· 尉 常 策 ·

一、实行法西斯白色恐怖

(一) 对抚顺人民的摧残和镇压

迫害革命者

1934年末，日本宪兵分遣队长准尉高桥××，从一名密探的报告中得知抚顺煤矿有一抗日的地下组织后，立即派人前去侦察。在查明有关“情况”后，宪兵队于1935年4月，逮捕20余名“嫌疑分子”。审讯后将其中15人押送给奉天检察厅，释放了其余5人。

1940年8月，抚顺市警察局特务科特高股的宝田震策，奉其股长提字吉之的命令，逮捕了一名地下抗日工作者。司法科的滨岗等人用酷刑进行审讯后，这个人被押送到奉天高等检察厅，后来被判处死刑，惨遭杀害。

摧残普通工人

1941年7月上旬，市警察局特高股长提字吉之和股员宝田震策，以不给日本住宅区供水为由，逮捕了一名贮水池变电所的工人。在审讯时，他们把这个工人的上衣扒掉，绑在凳子上，用胶皮管子往嘴和鼻孔内灌凉水，同时，开动电动机，断断续续地施用电刑，把这个工人折磨得死去活来，神魂颠倒。经过一段时间的摧残，这个工人满脸是血，昏死过去，肚子胀得鼓鼓的，几乎就要破裂。在关押了七天后，特高股把他送交检察厅，判了五年徒刑。

血染浑河

1941年9月，抚顺炭矿老虎台采炭所的250名“特殊工人”，冲破日军的监禁，集体逃跑。老虎台采炭所劳务班当即向市日伪警察机关报告。市警务处特务科长警佐今泉丰太郎，警务科长警正武方寅之进，率处长警正柏叶勇一的命令，在抚顺宪兵队副队长森田配介下，率领20余名警备队员和派出所武装人员，火速前往追击。当敌人追至抚顺市西部地区制铁工厂住宅附近的浑河沿时，看到逃跑的“特殊工人”正在强渡浑河，于是这群暴徒立即架起机关枪，向渡河工人疯狂扫射。一时间，抚顺西部地区枪声大作，浑河河水被“特殊工人”的鲜血染红，有60余名工人当场被枪死或淹死。其余工人冒着枪林弹雨，高呼口号，奋力向对岸游去，上岸后，继续向西挺进。这时工人穿的衣服都湿了，满身是水，秋风袭来，异常寒冷，当他们跑进李石寨的一个山沟摆脱敌人后，便停下来拢火取暖，烘烤衣服。时过不久，枪声大作，敌人又攻上来了，当场又打死两名“特殊工人”。因四周被包围，除少数人逃脱外，其余被逮捕。敌人对被捕工人严刑拷打，逐个审讯。最后经抚顺检察厅审理，又把这些“特殊工人”押回老虎台采炭所强制劳动，继续服苦役。

镇压万达屋的“特殊工人”

1942年6月，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榨，老虎台采炭所万达屋工人宿舍的30余名“特殊工人”举行暴动，群众拍手称快。市日伪警务处长警正柏叶勇一、特务科长警佐今泉丰太郎、司法科长警佐密山秋三郎，接到老虎台采炭所的报告后，立即指挥特务科和司法科全体人员，前去老虎台采炭所镇压暴动的“特殊工人”。这群法西斯恶狼赶到现场后，和警备队员及老虎台派出所人员一起，挥舞刀枪和棍

棒，对暴动的“特殊工人”大打出手，疯狂迫害。最后把这30余名“特殊工人”一律逮捕，押回市警察局。在警察局，敌人对被捕工人严刑拷打、审讯，然后接柏叶勇一的命令，令泉丰太郎和密山秋三郎指挥其部下，把八名暴动领导者带到永安堡附近的浑河畔枪杀了。其余参加暴动的“特殊工人”被押送到矿劳务科强制劳动。

镇压工人运动

1942年8月，为反抗日伪在抚顺炭矿的法西斯统治，约1000余名“特殊工人”和普通矿工进行大罢工，接着“特殊工人”集体逃跑。日伪当局立即调动抚顺市宪兵队、警察局特务科、抚顺县警务科特务股、各警察署的武装力量，进行联合追击、镇压。抚顺县特务股把警务科内各股警察集中在一起，统一编成几个班，进行追击、搜查。各警察署由特务系主任出面，指挥各分驻所的警察，分头在各交通要道设固定岗哨和游动人员进行监视、逮捕。一时间，抚顺地区警车横冲直撞，警笛四起，如临大敌，大批工人被逮捕。最后，仅抚顺县特务警察就逮捕了200余名“特殊工人”，并把这些工人全部押送到抚顺炭矿劳务课，强制劳动。

抓“浮浪”

为解决劳动力不足，日本侵略者经常公开地大批抓人，即所谓“一起索出”，“抓浮浪。”1944年3月，抚顺市警察局局长柏叶勇一，指挥约三百名警察，突然把抚顺地方法院前面的露天市场包围，逮捕了三百余名无辜群众。后经刑讯，将二百五十名群众押送到矫正辅导院服苦役，只释放了其余五十余名。

制造冤案迫害工人

1944年4月，抚顺日本宪兵队翻译于明升，化装成工人，和日本宪兵小野泽、大崎潜入煤矿，在工人中进行特务活动。经过一番密谋策划，他们制造了一个与八路军有联系的所谓地下“抗日组织”，丧心病狂地陷害中国工人。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激烈进行，日本侵略者非常害怕共产党、八路军，非常害怕“抗日组织”。抚顺日本宪兵队听说抚顺炭矿有地下抗日组织后，十分恐惧，立为大案进行侦破。小野泽等三人打入工人队伍中侦察，抚顺日本宪兵队的头目十分重视这一要案，经常听取小野泽等人的汇报，每月都向奉天日本宪兵队本部报告“案情”。日本人经过四、五个月时间的精心炮制，终于制造出一个牵涉十二、三个工人的“地下抗日组织”。同年九月，抚顺日本宪兵队决定破坏这个“抗日组织”，逮捕所有成员。奉天日本宪兵队本部接到报告后，特意派外勤班长渡边一雄和关喜太郎等四名宪兵，到抚顺应援。抚顺日本宪兵队把这十几名工人抓起来以后，施用了惨无人道的酷刑，逼迫他们承认建立了地下抗日组织，与八路军有密切的联系。但不管敌人怎样凶狠地打，疯狂地逼，这些工人说出来的东西，和地下抗日组织根本沾不上边，同八路军更扯不到一块去。抚顺日本宪兵队的头目当即觉察，这个案子是假的，是硬捏造出来的。这时他们感到非同小可，负担很重，因为这个案子事先吹得很厉害，不仅被奉天日本宪兵队本部立为要案，而且捅到了关东军宪兵司令部那里去了，如果把这些工人放了，不仅小野泽、大崎和于明升要受处分，而更重要的是要在社会上造成极其不良的影响，助长中国人的反日情绪。为了维护日本宪兵队的“威信”，维持日本法西斯的统治，抚顺日本宪兵队居然将错就错，把这十几名无辜的中国工人全部杀害了事。

迫害“特殊工人”刘继武等人

1944年6月间,刘继武领导30余名“特殊工人”,在万达屋电车站集体逃跑,日伪军警闻讯后立即跟踪追击。刘继武等20余人不幸被敌人抓住。敌人对被捕工人分头审讯,严刑拷打,逼他们说策划逃跑的领导人。审讯结束后,敌人把刘继武押到市警务处。在市警务处,刘继武遭到残酷迫害,被活活打死。

杀害东洲矫正辅导院暴动的服役人员

1944年的一天,一队在东洲矫正辅导院服苦役的群众,在东制油厂劳动时暴动,集体逃跑。矫正辅导院的辅导警当即开枪射击,当场打死20余名。日本守备队和东制油厂劳务系的武装人员闻讯后,赶忙前去增援,和辅导警一起跟踪追击逃跑群众。进入东山树林后,日本人猛烈开枪射击,又打死好几名逃跑群众。

迫害新屯矫正辅导院暴动的服役群众

1945年1月,在新屯矫正辅导院关押的100余名群众奋起反抗,进行暴动,他们手持木棍、铁棒,冲破敌人的封锁线,集体逃跑。日伪市警察局特务科长警正小林昭太郎,接到矫正辅导院的通报后,立即派矢内正美等特高股员和特务股员,前往新屯地区,与龙凤警察警备队共同追击逃跑群众。当追至新屯南山发现有逃跑群众后,敌人狂呼乱叫,向山上猛烈开枪,当场打死一人。逃跑的群众无所畏惧,不怕流血牺牲,继续奔逃,有60余人逃离虎口,其余40名被敌人逮捕。被捕群众遭到严刑拷打,残酷迫害,最后又被投入矫正辅导院强制劳动。

杀害老虎台逃跑的“特殊工人”

1945年3月,抚顺炭矿老虎台采煤所的约60名“特

殊工人”，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统治，集体逃跑。老虎台采炭所劳务班发现后，立即向市警察局报告。市警察局特务科长警正小林咏太郎和特务科特务股长警佐森川孝平，带领20余名特务，迅速赶到抚顺市轻金属株式会社西部，与市警察局警备队和抚顺炭矿警备队的几十名警察、特务配合，共同进行搜查。最后，市警察局警备队逮捕5名，炭矿警备队逮捕11名，并于当天下午将这16名工人押送到劳务科。森川孝平奉小林咏太郎的命令，通知特高股长松本严刑审讯。审讯结束后，对这16名“特殊工人”作了如下处理：10名押送到矫正辅导院强制服苦役，三名留作松本的密探，其余三名投入抚顺炭矿搜查班地下室关押。

同年六月，按照抚顺地方检察厅次长野田实次的命令，森川孝平带领松本、重林户村、松田、矢内和司法科员执行警尉山本，乘车来到抚顺炭矿搜查班。松本和重林到地下室把在押的三名“特殊工人”捆绑起来推上卡车，拉到久保町东部垃圾舍场后，山本挥舞日本战刀，把三名“特殊工人”全部砍头杀害。

杀害东州和新屯矫正辅导院逃跑的群众

1945年8月，我八路军一名被俘人员，在东洲矫正辅导院，带领在押人员砸开牢房的铁门铁窗，集体逃跑。日伪军警发现后，立即给电网送电，进行阻拦，并在正门打死打伤二、三十人。敌人把死者推到山沟里，不用土掩埋，任凭雨淋日晒。同月14日，八路军的被俘人员田指导员和贾连长等人，领导新屯矫正辅导院的在押人员逃跑。日伪军警也开枪扫射，当场打死10余名逃跑群众。

杀害反日工人

1945年8月末，抚顺市内九条通发生工人反日暴动。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已宣布投降，然而原市警察局警防科长山田荣一仍继续作威作福，一意孤行，命令特务科的真锅信义、田村作藏等五人前去镇压。这五个日本人到现场后同以往一样挥舞刀枪，狂呼乱叫，对工人拳打脚踢，大打出手。结果许多工人被打伤，一名30余岁的工人被田村作藏用战刀砍死。

抚顺市日伪警察机关特务科罪行

伪满时期，抚顺市警察署(1937年后先后改名为警察厅、警务处、警察局)的特务科，疯狂逮捕、杀害抚顺人民，犯下了严重罪行。据有关资料记载，这个特务科在1939年1月至1945年8月这几年中，特务科杀害我同胞90余人，逮捕6411人；1936年1月至1942年末，杀害我同胞70余人，逮捕1196人；1943年1月至1944年7月，杀害我同胞10人，逮捕2950人；1944年8月至1945年8月，杀害我同胞9人（其中四人是与抚顺宪兵队共同杀害的），逮捕2265人。被特务科所杀害的主要是逃跑的“特殊工人”，被逮捕的主要是煤矿和工厂里的工人群众。特务科对被捕人员严刑拷打，逐个审讯，最后，根据日伪的需要，进行处理。1944年8月至1945年8月被捕的2265人中，有900左右人被押送到矫正辅导院服苦役。360左右人被送交原所属单位强制劳动。约90名“造谣犯”和“书写标语犯”被送交检察厅，审理后，28名“造谣犯”和“书写标语犯”被投入监狱。

从“特殊工人”人数的变化看日本侵略者的罪行

据日伪抚顺宪兵分遣队特高系人员、战犯宝田震策供认：从1940年至1945年8月这一时期内，在抚顺服苦役的“特殊工人”总数约为40,000人，由于惨遭杀害，患病致死或逃跑，

到1945年8月，“特殊工人”仅乘下了七、八千人。

1944年8月至1945年8月，抚顺

市警察局特务科特务股逮捕我大批群众

1944年8月至1945年8月，抚顺市警察局特务科特务股长森川孝平，指挥其部下以“思想嫌疑者”的罪名，逮捕了125名工人。同期，森川孝平指挥抚顺炭矿劳务科搜查班长竣户正义以下30名和竣户正义所利用的密探100名、抚顺炭矿所属的十余个部门的劳务系人员，煤矿固定警备队员和游动警备队员，在抚顺煤矿，以“思想嫌疑者”的罪名，逮捕了900名“特殊工人”。同时在夏季、年末及重大节日等特别警戒中，森川孝平指挥约30名特务科科员，在欢乐园一带，逮捕了100余名“举动可疑者及其他可疑者”。为取缔所谓“流言蜚语”，维护日伪统治，森川孝平指挥特务股外勤人员，在欢乐园、抚顺南站一带逮捕了87名“造谣者”。这个特务股每月平均要处理40余名煤矿搜查班上交的工人。

在森川孝平的指挥下，特务股对逮捕的群众酷刑审讯。审讯后，部分群众被释放，其余或进矫正辅导院，或进监狱，个别分子被特务股留下作密探。被关进矫正辅导院和监狱的群众惨遭迫害，不少人被折磨致死。有个外号叫郭三麻子的群众在监狱被活活打死，和他一同入狱的刘泉海、戴克俊、聂禹川等人也是几乎天天挨打，最后每人交1000元保证金，才获释出狱。

（二）抚顺的矫正辅导院

为对中国人民进行法西斯高压，解决劳动力严重不足的问题，日本侵略者于1943年4月27日，在抚顺、沈阳和鞍山等地成立了好几处矫正辅导院。抚顺矫正辅导院成

立时设在抚顺监狱内，后迁移到新屯南山。矫正辅导院院长起初由副监狱长兼任，后改由伪司法部矫正总局会计科科长户畑拜吉担任。被矫正辅导院收容的人没有人身自由，惨遭迫害，在东露天矿服苦役。

1944年后，随着日伪当局一系列反动法令，特别是《时局特别刑法》的出笼，罪名的增加，逮捕的人日益增多。抚顺矫正辅导院迅速发展起来，由原来的一处，增加到好几处，新屯矫正辅导院是总院，东洲矫正辅导院和大瓢屯矫正辅导院属于分院。此外，在东制油厂，煤矿机械厂等单位也设有“思想矫正”机构。全市被矫正辅导院收容的人总计两千余人。新屯矫正辅导院有16栋红砖瓦房，两个大院，可容纳一两千人，东头是大门，西头是厕所，周围被电网环绕，由武装人员把守防卫。据曾在新屯矫正辅导院工作过的刘惠介绍，1944年末，新屯矫正辅导院设有辅导科、保健科、庶务科、会计股和供应股。院长由庶务科长（日本人）代理。会计股长是李某。辅导科的科长是日本人，翻译王文福。辅导科下有三个中队，中队长（辅导警佐）有李××、周××、安××。中队下设小队，有的中队有三个小队，有的有四个小队。每个小队有五、六十人。小队长（辅导士主任）所竹内、王××、王××等。小队长下设辅导士。辅导士有鲁××、鲁××、王××等。全院日伪人员合计100余人，被关押的人员有1000余人，经常外出干活的500余人，被关押的人有工人、农民、商人、市民；此外，还有从奉天、吉林和中长铁路、沈吉铁路沿线押送来的抗日人员和“特殊工人”。大瓢屯矫正辅导院有四、五个院，关押好几百人。东洲矫正辅导院光辅导警就有十五、六个人，他们每人跨一把腰刀，还有步枪。

矫正辅导院戒备森严，杀气腾腾，人被押送进去以后，

身上的外衣全被扒下来，换上紫色或黄色的号衣，带上沉重的脚镣。因为是无故被抓来的，不少人进矫正辅导院后感到莫名其妙，不知究竟犯了什么罪，落到这般地步。矫正辅导院的条件极其恶劣，新屯矫正辅导院的“大房子”阴暗而潮湿，每间有一道铁门，只有一个上了铁栏杆的小窗户，对面大炕上一个挨一个住五、六十人，两三个人盖一床又薄又破的被子。晚间不准上便所，就在屋子里拉屎撒尿。被收容人员吃的是橡子面和苞米面窝窝头和咸菜条，喝的是白水，有时能喝到带点油星和菜叶的清汤，毫无营养可言。窝窝头经常是由发了霉的面子做的，又苦又涩，每人每顿只分得一个。窝窝头大小不等，干重活的吃大的，干轻活的或劳动中表现差的吃小一点的，不干活的吃最小的。饭食给的量少，谁也吃不饱，饥饿难忍，一些人被活活饿死。矫正辅导院发的衣服和鞋子质量低劣，几天就穿坏了，被收容的人在夏天只好光着膀子，赤着脚在外面干活。到了冬天，就得披麻袋片，往身上缠纸和破布，用以防寒。因为天气寒冷，衣不保暖，每年冬天都冻死不少人。被收容的人没有人身自由，每月只能和家属会一两次面，通一两次信。会面要受严密监视，通信要受严格检查。

矫正辅导院强迫收容的人长年服苦役，被新屯矫正辅导院收容的人在东露天矿挖土方，挑土篮，铺铁路。被东洲矫正辅导院收容的人主要在东制油工厂干活。被其它矫正辅导院收容的人在附近的厂矿参加劳动。劳动的条件恶劣，任务繁重，时间很长，平均每天十几个小时。在劳动时，矫正辅导院的武装人员在一旁监视，看谁不顺眼、说话、或干活慢就打谁。新屯矫正辅导院有个辅导主任叫张××，外号叫张大镐把。这个家伙非常凶狠，拿镐把专打人的骨头节，打要害处，打伤不少人，林德才的眼睛就是他打瞎的。对逃跑者

格杀勿论。1944年，日本守备队、辅导警在东制油工厂附近，残酷地镇压集体暴动逃跑的收容人员，打死20余名。

矫正辅导院不只是劳动营，而且也是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矫正辅导院令》明文规定，对收容的人必要时，可以使用捕绳、联铁、手铐、防声具、保护衣等刑具，而且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并用。矫正辅导院对收容者进行“精神训练”与“矫正思想”的办法是：皮鞭抽打，镐把炖肉、灌凉水、灌煤油、上大挂、夹指甲、举板凳、冷冻、倒吊、戴防声具、穿镇静衣、暗室监禁和减食等等。这些酷刑对人的折磨异常厉害，许多人致伤、致残、致死。镇静衣用厚牛皮制作的，给人穿上后，往上撒水，牛皮遇水逐渐收缩，挤压胸部，使人呼吸困难，异常痛苦，时间长了可把人憋死。1944年9月孙怀俊被关进矫正辅导院后，看到辅导警一次就把四个人活活整死了。据林德才介绍，1943年5月，一个叫焦青山的因不堪忍受非人的生活逃跑，辅导人员非常恼火，立即把挨他垂觉的陈亮和张某捆绑起来，动用各种刑具拷问，最后用火烧，拿他们俩个出气，给别人看，把这两个人折磨得死去活来，险些丧命。有的被收容的人仅仅问了问什么时候释放，就被活活打死。

在抚顺矫正辅导院，不仅有被打死的、饿死的、冻死的，还有病死的。由于条件恶劣，矫正辅导院经常发生疾病，有病者，只要能动弹，就得参加劳动，不劳动就遭毒打，重病号很难得到治疗。据付景海介绍，一些人外伤严重，全身浮肿，伤口都化脓生蛆了，也得不到治疗，最后活活疼死。传染病流行时，发现病人就往隔离室送。进隔离室后，既吃不到饭，又喝不到水，更谈不上什么治疗，实际上就是在那里等死。每次传染病流行都死不少人。日伪当局也承认：

“因卫生设备之不完全及防疫措施不足，以致罹恶疫而引起

死亡不幸事件甚多。”（见《伪满第十二次司法官会议录》第104页）。抚顺的各矫正辅导院几乎天天死人。新屯矫正辅导院平均每天伤亡四、五个人，最多的一天死亡60多人。新屯山上有好几个大坑，人死了就往里扔，大坑总是满满的。东洲矫正辅导院有个活底棺材，专门往出运死人，抬到东洲后山后，一抽底板，就把死人漏在地上，任凭风吹雨打，狗吃鸟食。东洲后山到处是人的白骨和尸体，十分凄凉。

（三）破坏中共抚顺组织

杀害我组织成员

日本侵略者非常害怕、仇恨中国共产党，多次破坏我地下党组织，杀害共产党人。

1929年8月30日，在叛徒范青的帮助下，日本警察逮捕了中共抚顺特支成员王振祥，供出了杨靖宇，出卖了抚顺党的组织。于是杨靖宇等党内同志和一些工人群众被逮捕，使抚顺党组织遭到破坏。与此同时赤色工会，兄弟团这两个群众组织也遭到了破坏。根据叛徒提供的情况，日本特务断定杨靖宇是“头目”，所以从三十日晚上起，就对杨靖宇进行审讯。审讯中，敌人动用了灌辣椒水、灌煤油、灌马尿、上大挂、坐老虎凳等酷刑，杨靖宇同志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敌人无法，最后硬给他定上了“治安维持法违反犯”的罪名，把他引渡给抚顺中国法院，最后，沈阳的中国法院判处杨靖宇一年半徒刑。

1930年4月，日本军警在南花园大肆捕人，一连捕了三次，并打伤了中共抚顺特支的党员。在古城子日军逮捕了13人，残酷镇压工人运动。同年四月，中共满洲省委遭到破坏，抚顺日本宪兵队根据叛徒提供的情况，大肆捕人，

至五月三日共逮捕了16名党员群众，破坏了中共抚顺特支。

抚顺特支的党员被捕后，遭到了敌人“残酷肉刑”（见1930年5月24日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报告《省委破坏后新省委对于恢复工作和建立工作的经过情形》）被打得死去活来，遍体鳞伤，但他们坚贞不屈，拒不招供。敌人无法，最后只得把他们全部释放。

五月末，日本军警在抚顺进行大逮捕，把抚顺特支的党员和赤色工会会员几乎全捕了起来，又一次破坏了我抚顺的地下党组织。

1930年11月11日，由于叛徒范青告密，日本警察在深井子车站逮捕了视察抚顺后回沈阳的满洲省委主要成员、职委书记林仲丹（当时化名陈子真）。接着，日本警察岩崎高等六人，由范青带路，到千金寨北顺街后窑地大坑边油厂南抚顺县委机关逮捕了杨一辰等三名党员。同日夜晩，日本警察又到古城子逮捕了14名党员和群众，从而又一次地破坏了抚顺的地下党组织。

敌人把被捕人员关押到日本警察署，对他们严刑拷打，特别是给林仲丹上了残无人道的酷刑，给他灌辣椒面、灌煤油、上大挂、坐老虎凳，甚至把他的衣服扒光，让他躺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地下室里，想把他冻死。但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审讯以敌人的失败而告终。尽管是这样，敌人仍然把林仲丹等人打成“治安维持法违反犯”并于12月25日，把他们引渡给中国抚顺县公安局，最后林仲丹等四人被判处了徒刑。

由于叛徒桑兰廷告密，抚顺的日本宪兵分遣队，于1933年4月11日下午四时许，包围了千金寨铁道南李万富煎饼铺后院抚顺特支机关，逮捕了两名党员，接着在其它地方